本书旨在以简短、精炼的篇幅，从1929年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瑞士达沃斯的辩论切入，审视20世纪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裂。相较于斯通普夫的《西方哲学史》，本书在阐释哲学思想时更为晦涩，对于并无精力仔细阅读的笔者来说，只能对非学术性的和少数学术性的知识有所吸收。这部分是由于本书作者迈克尔·弗里德曼是在尽力以哲学家本人的术语、解释来谈论其哲学思想，而斯通普夫则或多或少有所消化和加工后再呈现给读者。从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瞥，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传统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多么艰深、精细的程度，其对于哲学界以外领域影响的式微也可以想见。

根据本书所写，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都是在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，而新康德主义顾名思义，有着浓厚的康德哲学影响。在分析哲学影响下的英美哲学界，开始远离哲学曾经涉及乃至支配的宏大问题——如生活的意义、人性本质、价值的取向——转而沉溺于技术性的、细节的、更“科学化”的知识领域，专注于对语言本身的逻辑分析；欧陆哲学仍旧关注这些哲学的“传统核心”问题，但是，其代价是舍弃了简洁、清晰的语言，以及协作性的、累积性的进步，最终实际上放弃了真正普遍的有效性这一理想，“楚则失矣，而齐亦未为得也”。

如果我所了解的没有偏差的话，如今的西方哲学界，欧陆哲学的传统即使在欧洲大陆也开始失去影响力，分析哲学几乎成了哲学界的唯一主流。倘若我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现象，我或许会认为，除了英美学术界由于政治的关系而占有优势地位外，欧陆哲学过于强调主观性，与对协作性进步的放弃，使得一旦少数具有充分天赋的大哲学家离世，欧陆哲学就难以发展下去。而分析哲学虽然局限于小小一隅，但其留给后来学者用工，或者说“干苦力”的空间则是充足的，在人工智能兴起的当下，分析哲学对语言、逻辑的关注还可以让哲学家也参与到这一热门的大潮中来，欧陆哲学则完全无法预其流。

但是说到底，从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发展来看，无论是欧陆传统还是分析传统，希腊的哲学传统无可避免的进入了一个相当显著的衰落期，至少就哲学的新创造来说，今日的影响力将不复笛卡尔、康德时代的十分之一。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康德为人类理性所设下的限度正在哲学的研究上显露无遗。